

类型与谱系： 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形态学视角

杨 威 赵 媛

【摘 要】对复杂多变的思想教育现象开展分门别类的研究,形态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在思想教育分类中建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形态学标准,需要遵循外部性标准与内部性标准相统一、功能性标准与层次性标准相统一、逻辑性标准与历史性标准相统一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形态学视角包括要素、结构与功能三个分析维度。以此为分类标准和分析维度,思想政治教育可分为生活化形态、专门化形态、科学化形态、社会化形态和人本化形态。五种形态呈现出基于功能的层次递进关系、基于演化的交替融合关系、基于空间的多态共存关系,由此展现出内在的谱系学特征。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分类;形态;类型;谱系

【作者简介】杨威,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赵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京),2024.3.50~6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项目号:20AKS018)的阶段性成果。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律的把握,应建立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纷繁复杂、变化万千,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分类的问题。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其研究对象有较为详尽、科学的分类。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形态学标准,对于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的类型与谱系,达到去伪存真、化繁为简、由表及里的理论目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分类何以需要形态学视角?

客观事物在类型上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必然会在形态上体现出来。德国大文豪、也是形态学的开创者之一歌德有言,“内中空空,其表亦然;因为内在的东西无不溢于其表。”^①精神内容丰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有溢于其表的具体形态。作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一种普遍、客观的实践活动,思想

政治教育在历史演进过程与当代发展时空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实践形态,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世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研究为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类型、总体特征和演化谱系提供了理论路径。

(一)经由形态与形态学,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类型及其总体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

形态所指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事物的形式、状态,而是与事物内在质料与本质特征紧密相关的外在规定性,它是事物内在结构及其功能的体现,包含着事物发展的态势。形态是事物外在形式与内在质料的结合,是静态构成方式与动态演化过程的统一,是体现事物本质、结构与功能的“综观表现”(Die 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②。我们可以经由对事物形态的分析,把握其内在结构、功能特征及其发展趋

势。恩格斯认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③形态学(morphology)是对事物形态进行专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形态学虽然始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当代形态学已经逐渐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研究各种事物形态的特征、结构、功能、分类以及产生过程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形态研究是勾连个体与总体、现象与本质的中介,因此形态学方法是对事物进行科学分类的重要方法。形态学方法既要识别具体形态,又要探究不同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事物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透过形式看质料、透过表象看本质。它一方面有助于细化对事物的具体认识,从混沌性中辨识差异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升华对事物的总体认识,从差异性中寻求统一性。比如,有些事物虽然彼此之间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但其内在结构和功能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归为同一形态;而有些事物虽然彼此之间在形式上很相似,但其内在结构和功能却迥然不同,因此不能归为同一形态。如果不作形态学的研究,分类将会失去确定的、科学的标准,也会流于琐碎甚至产生误判,难以在总体结构与发展脉络中把握事物的类型特征。

对复杂多变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开展分门别类的研究,形态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分类研究,较少有形态学的研究视角。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结构所决定的综观表现,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结构规定性与外在形式规定性的统一。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认识,是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总体的统一。认识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需要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认识的指导下进行;而对具体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认识,又会进一步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形态学的意义上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类型。形态学以一种直观、

具体的方式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象,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进行分类、分层、分阶段的研究,能使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认识进一步类型化、结构化、系统化。

(二)经由形态与形态学,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类型及其演化谱系有更深入的认识

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各种形式、样态。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片树叶。任何事物的形态之间都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有些关系可能在静态维度上无法识别,但在动态维度上却可以发现,这种关系就构成了形态演化的谱系。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不同物种之间在起源、演化上的源流关系,将不同种类的生物形态通过进化谱系串联起来。因此,分类的目的不仅在于丰富对事物形态差异性的认识,而且在于形成对事物形态同一性的认识。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之间纵横交错、彼此关联的谱系,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分类的前提,又是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之普遍联系的关键。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历了产生形成的过程,即形态的发生过程;当思想政治教育正式形成后,又经历着不断发展的过程,即形态的演化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起源问题或发生问题,目前有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多是理论分析、逻辑回溯,而缺乏充分的经验材料与事实支撑。发生学的研究如果没有形态学为之提供验证和支撑,就难以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演化谱系。

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过程中,某些形态创生,某些形态湮灭,某些形态在时空演化中发生变异,某些形态在量变基础上质变,某些形态在质变范围内量变,从而形成变幻万千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景观。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既共时存在又历时演化,既分化发展又交互作用,展现出错综复杂的类型与谱系。科学地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分类,不仅要进行类型学研究,还要作谱系学研究,两种研究是结合在一起的。类型学研究,旨在把握思想政治教

育形态的殊异性,而只有在不同形态的内在联系中才能把握这种殊异性。谱系学研究,旨在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关联性,而只有在区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殊异性基础上才能把握这种关联性。辨析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是要从整体结构、演化谱系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特征、规律与发展趋势,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研究的真正目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形态学标准

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分类,关键在于解决分类标准的问题。从现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分类及其标准的研究成果来看,大体上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某一要素作为标准进行分类。如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同,分为不同群体、不同组织、不同机构、不同人员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不同,分为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同,分为心理情感形态、思想观念形态、精神品格形态和行为规范形态^④。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总体存在形式作为标准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作为政治实践特殊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和国家事业重要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活动具体类别的思想政治教育^⑤。三是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分类。如有学者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社会形态,将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原始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奴隶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学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自身演进的历史形态,将思想政治教育划分为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⑥。四是以多元综合的标准来进行分类。如以思想政治教育根本性要素实践方式、主体、时间和空间为标准划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⑦,以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时空条件、社会制度和显隐程度划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⑧;在以上这些研究中,分类研究有时是从属于其他研究的,比如在论及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微观化倾向时,阐述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问题;在讨论思想政治教育根源性问题时,回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形态问题。虽然近年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专门性的成果,但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本身的形态学研究尤其是形态学标准研究较为欠缺。这有可能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分类问题上陷入一定的主观性、随意性,也说明了在思想政治教育分类问题上建立与形成一种形态学标准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分类中建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形态学标准,笔者认为要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外部性标准与内部性标准相统一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以某种外部形式、外在状态为显性表现。这种外部形式与外在状态是可以用来衡量的,比如时间、空间等。时间的绵延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历时形态,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化发展形态与谱系;空间的扩展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时形态,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空间维度上的分化发展形态与类型。任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都是时间存在与空间存在的统一,两种存在形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谱系与类型特征,只有在大尺度的时空维度中才更容易发现。随着时间尺度的延展和空间尺度的放大,看似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普遍性特征逐渐展现,貌似同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差异性特征逐渐突显,从而使我们更容易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之间的普遍联系与演化规律。

外部性标准不是孤立的、任意的,而是有其内在依据和规定性的,这就有赖于从内部性标准的角度进行厘定。时间与空间作为普遍的外部性尺度,可以勾画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空间特征,但还不足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与其他事物形态的本质差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进入、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从内在构成角度来探析思想政治教育外部形式、外在状态的深层依据,才能从总体上把握思想政治教

育形态。这一内部性尺度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构成,这一内部性标准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形式与结构方式。这个本体是一个结构性的本体,即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本体。这个结构性本体之所以成其为自身,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要素规定性,二是功能规定性。要素规定性是结构性本体的构成质料,功能规定性是结构性本体的功能输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主体、客体、目标、内容、方法等都是其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之间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结构之不同导致其功能之不同。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本体又是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影响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转化必然带来结构本体及其内在要素的变化,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形态学意义上的演化,从而呈现出不同形态类型。

(二)功能性标准与层次性标准相统一

事物的发展,既是一个要素结构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功能属性不断高级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不断进化的类型与谱系。事物的功能及其差异性,是判断其结构及形态类型的重要标准。在美的形态学研究中,确定最基本的审美形态,既需要采用功能性标准,又需要采用层次性标准。“功能性标准是关于审美形态的普适性、概括性、影响力和流传性的总结,立足于探究审美形态的实际作用及其价值。而层次性标准则是在众多的审美形态中如何按层次排序、确立谱系的问题。”^⑨哲学形态学的研究,也需要考虑划分标准的层次性问题,“层次结构不仅是哲学形态划分的基础,也是哲学评价的重要依据”^⑩。

功能性标准,是从总体功能输出的角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透析思想政治教育结构本体及其形态的重要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自身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功能、共同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态的同一性,是辨识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形态同一性的标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既具有普遍性与共通性,又具有差异性与

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态上的层次性,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形态差异性的标准。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产生形态学意义上的分化,其原因在于在这种普遍功能、共同功能基础上发展、衍生出功能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层次性标准,侧重从发展水平阶段的角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区分为从萌芽形态到成熟形态、从单一形态到复杂形态、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等不同层次类型的重要依据。

(三)逻辑性标准与历史性标准相统一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⑪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正是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基本形态。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综观表现的思想教育形态,其“综观”方式是逻辑的,“表现”形式则是历史的。在历史与空间的变化中,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之间的类型联系、层次联系、属性联系不会自然展现,需要认识主体以理论的逻辑来进行揭示。但理论的逻辑不能脱离历史的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普遍存在且不断变化的,这种存在与变化是具有历史性的。在历史的运动与演进中,思想政治教育展现出丰富的、多样的、多层次的形态。历史性标准,即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演化的历史脉络与历史趋势,揭示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之间的历史联系与发展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形式与发展样态进行形态学分析与谱系学研究,就是用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历史事实的理论逻辑,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这就要求一方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及其功能发展的逻辑标准,另一方面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结构及其系统演化的历史标准,在两个标准的统一中,对思想政

治教育形态的类型与谱系作出判断和分析。

三、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形态学维度

基于形态学标准,在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研究中,还需要提出具体的形态学维度,以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类型与谱系的分析。本文拟从“要素—结构—功能”三个基本维度,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形态学框架。

(一)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要素之维

要素的发展水平以及不同要素之间的组织方式,直接决定着事物的形态及其发展水平,从而区分出事物不同的形态类型。要素分析是形态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基于并始于事物内在要素的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形态学研究。生物体的构成要素是细胞,生物形态学研究则以细胞为基本单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历史形态的基本单元是文明,对文明的分析就构成了其历史形态学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构成基本要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他的社会形态学研究则以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为基本单元。形态设计学将点、线、面作为艺术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分解的观点,观察自然万物,从而找到组成万物形态的共有的要素,然后再以这些要素去创造、组合新的艺术形态”^⑩。

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尤其是主体、内容、方法、载体等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形态的呈现及其类型化具有关键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意识、能力、素养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主体性发挥的状态,主导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整体样态与发展水平,直接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与目的实现,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主体表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目标、彰显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的核心要素。一定社会与阶级的意识形态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也是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内在依据。这一本质内容的形成发展及其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式,需要从形态学的意义上进行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中介

要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运用的重要形式。方法的专门性、系统性、科学性,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方法的具体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实践活动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实施路径,因此它往往可以直接甚至直观地表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结构之维

要素只有在结构中才能存在,而且必须以结构的形式存在。形态学实际上是对事物结构的分析。某些事物的构成要素虽然是相同或相似的,但由于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方式不同,从而产生形态学差异。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以一定方式组合在一起并形成某种较为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方式或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之间的结构方式比较复杂,但可以从最基本的结构入手进行分析。

体系化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形态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展现出层次性差异的本体依据。只有成为体系并且不断提升体系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才能不断迭代升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结构的形成,不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而是主体自觉建构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与客体之间建立起确定的、稳固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与作用方式及其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主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载体,是连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中介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建构与体系性塑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呈现出自觉性、稳定性、层次性等方面的形态学差异。思想政治教育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从无体系走向有体系,从弱体系走向强体系,从单一体系走向复杂体系,在体系化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在进入阶级社会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意识处于自发朦胧状态,无法在主客体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也不能对内容、方法进行有效加工与选择,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体系性建构,在

结构形态上呈现出泛在性、非特定化特征。随着政治自觉意识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开始对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灌输教化活动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建构,主客体在现实层面分离开来,思想政治教育在结构形态上渐趋稳定和专门化,形成体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不断分化、进化、整合,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演化的时空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不仅有静态的构成性特征,即形式特征,而且有动态的运行性特征,即状态特征。静态的要素结构形态,要通过一定的运行形态来实现特定的功能形态。不同的功能形态,要求不同的运行形态与之相适应。特定的运行状态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动态结构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结构方式,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运作机制与运行方式的一种形态学描述。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例,其结构形态既包括静态的教学组织结构,也包括动态的教学过程结构,前者强调的是构成性特征,后者强调的是过程性特征,二者都形塑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结构形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运行形态,也即思想政治教育各阶段各环节的运行流程及其在领导、组织、管理、实施中的整体样态;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范围内的运行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作为一个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样态;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在自身运行与社会运行基础上系统的演进形态,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形态。这三个层次分别从微观、宏观、历史的角度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运行形态。

(三)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功能之维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形态,其存在与发展的依据在于特定的实践功能,是以其所输出的功能来实现主体的目的、意图和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结构,都服从和服务于一定的功能。无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形态抑或结构形态,都以实现一定的功能为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如果不以达

到或实现一定的功能为目标,那么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设定,虽然具有鲜明的主观性、目的性、价值性,但功能实现却受到一定客观条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结构性规定的限制,形态就是这种结构性规定的状态。

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存在依据是功能,不同要素之间的耦合方式也取决于功能。在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之所以能对其进行形态学的研究,根本原因或依据在于存在基本的功能。在事物复杂多样的功能中,最关键的是把握最基本的功能单元或功能项。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存在和出现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但无论它们具有何种多样性、差异性,在对人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教化这一功能上是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项,也就从根本上把握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学标准。由于在对人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教化这一功能上的差异,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形态学差异,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形态的差异。

四、基本类型: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学划分

以上分别就思想政治教育分类的形态学意义、标准、维度进行了探讨,笔者将在此基础上提出五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化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化形态。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形态,它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基本场域,以人的生活内容为基本内容,以鲜明的生活气息为基本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从人类共同生活中产生并服务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最初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与集体生活中道德习俗、礼仪习惯高度混

同的形态。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生活化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起源形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生活化形态,其要素虽然尚未完全生成,结构虽然尚未完全确定,功能主要集中于道德意识形态的灌输教化,但却深远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式形成与发展演化。它不仅共时态地、而且历时态地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发展的基石。任何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其底层结构必然由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决定。社会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发生更迭的深层根源。从日常生活的发生、存在与发展,从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形态的形成、变迁与演化,可以窥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生活底蕴与内在机理。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化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由一项自发的活动走向自觉的活动、由一项混同于其他实践的活动独立分化为专门性的实践活动,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形态学意义。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到国家正式形成,思想政治教育逐渐获得专门化形态。思想政治教育从人类实践总体中分化、独立出来,逐渐成为相对独立并具有专门结构功能与运行体系的活动。

政治意识形态灌输教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构筑、传播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与国家的重要职能,思想政治教育逐渐走向专门化和制度化。此时,道德意识形态灌输教化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功能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灌输教化的体系框架,形成了与国家政权与政治统治紧密结合的一种结构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灌输表现为从国家政治中心到社会基层单位、从统治阶级内部到统治阶级外部、从精英阶层到底层民众,不断推展、演化的一种教育教化体系。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在政治生活领域里获得其专门化形态。统治阶级将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维系尤其是传播,作为一项专门的重要政治实践活动,这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政治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形态产生的前提。思

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育领域集中展现其专门化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专门化,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形态,即在学校中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塑造人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政治素质。它有特定的作用对象即学生,有特定的人员即教师,有特定的内容体系与活动载体即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还在社会教化中不断拓展其专门化形态。统治阶级不仅要通过国家机器和教育机构来培养训练政治人才和年轻一代,而且还要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与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成员开展社会教化。随着统治技术和治理手段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在社会教化领域成为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形态

科学化形态是指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指导下,以科学规律为基本遵循,以学科与专业为依托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反映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规律的认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认知、理论体系存在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人类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认知本身就是一个逐渐走向科学化的历程。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人们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问题,并努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由经验型实践活动向科学化实践活动转变,由此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形态,不是在一般思想观念或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而是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事实上使自身符合科学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之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只能部分地、有条件地形成理论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广泛而深入的开展,正式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历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形态的基本要

素之一。这一理论形态包括从观念、思想、论述、学说、学科到科学等不同层级的形态。理论形态的层次越高,意味着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形态的支撑越有力。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由自发到自觉、由自觉到专门、由专门到专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随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学科自觉创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形态,是以学科化方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创造性举措。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形态,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机制,依托除了国家、政府之外的更加多元的社会机构与力量,甚至由这些社会机构与力量来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广泛而深度地渗入、融入社会的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既有经由专门化形态朝向科学化形态的认识发展过程,又有经由社会化形态朝向人本化形态的实践发展过程。前者是知识体系的变革,后者是实践路径的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专门化、理论化、学科化后,还要通过国家及其专门机构向社会进行传播,对广大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教化。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形态的存在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意识形态灌输教化的基本功能,必须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具体作用于社会成员。由国家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纵向运行、封闭运行特征,还不能全面、有效地实现对社会成员的覆盖,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场域进行扩展。社会教化系统的出现与发展,尤其是各类社会性主体的发育成长,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形态生成的主体性条件。除了统治阶级与国家机构,各种多样化的社会组织、机构与人员逐渐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社会主体参与之后,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横向运行的开放性空间,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形式与运行方式更加具有社会性,在社会层面进行意识形态传播与教化逐渐

形成较为稳定、常态化的运行机制。社会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的运行主体与运行空间,使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状态、运行模式的整体特征呈现出明显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空间与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管理与运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选择与组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运用与实施,甚至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应用,都会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形态发展水平之不同而呈现出一定差异。

(五)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化形态

人本化,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形态,而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化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以人自身为中心建构与展开的形态,或者说是以促进人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发展为主要功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形态的出现,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不断演化升级的产物。在思想政治教育专门化形态、科学化形态经由社会化形态发展之后,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形态实现了向人自身的回归与发展。人本化形态是以专门化形态为基本前提,以科学化形态为认识基础,以社会化形态为社会条件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形态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形态,又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经历专门化、科学化、社会化等形态,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作为手段形态的功能作用,籍此达到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宗旨,从而展现自身的人本化形态。人本观念、人本思想、人本学说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但现实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形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学说形成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程中才能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和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方式,在实现物的全面丰富的同时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形态获得了真实具体的中国样本。

五、五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谱系

谱系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形态更迭所形成的族谱、系列,构成事物形态之间相互区分、彼此联系的依据、线索。生活化、专门化、科学化、社会化、人本化这五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呈现出基于功能的层次递进关系、基于演化的交替融合关系、基于空间的多态共存关系,由此展现出内在的谱系学特征。

(一)五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功能谱系

五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划分,体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的质态区分,这种区分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发展中存在着功能上的演化谱系。我们可以依据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功能项的性质与层次,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进一步展开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形态是以道德意识形态灌输教化为本体功能、基础功能的形态,而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灌输教化这一本质功能、主导功能的形成与特定化,思想政治教育专门化形态逐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专门化的基础上不断分化、整合、进化,从而带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变革。从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态经历了从单一性功能到多样性功能、从规范性功能到发展性功能的演进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被专门化后,一方面,自身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活动体系;另一方面,它与其他实践活动之间的功能连接更加多样和复杂。从满足统治阶级政治统治与社会控制的需求,到满足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需求,意识形态灌输教化的功能定位不同,使思想政治教育专门化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有效性、科学性,推动着科学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化形态向社会化形态的转化,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灌输教化的功能不仅要科学有效地发挥,而且要贯彻落实到社会各领域。这种功能的社会导向驱动着专门化形态在科学化形态基础上向社会化形态转变,社会化形态是专门化形态的社会拓展。而以意识形态灌输教化为主导的功能向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功能的

发展,又驱动着思想政治教育专门化形态向人本化形态转化,人本化形态是专门化形态的个体复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实现了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伟大变革,其原因在于它在功能上实现了根本性甚至革命性的变化,由剥削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对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控制,转变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由前科学形态向科学化形态转化。

思想政治教育五种形态的递嬗,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递进与转化,依次对应着以道德意识形态灌输教化为基础的功能形态、以政治意识形态灌输教化为主导的功能形态、以科学实施意识形态灌输教化为指向的功能形态、以扩展意识形态灌输教化社会场域为需要的功能形态、以促进人的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功能形态。五者之间既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进化,也有在范围、程度、水平上的区分,更有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上的层次递进关系。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层次上的递进发展关系,就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发展的特征与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其功能本身也在不断丰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展不是功能之间的简单替代,而是总体功能的整合优化,在整合优化中就存在着不同功能之间的互补、互促与互融。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态中必然存在着主体功能,这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流形态、主导形态。除此以外,还存在着从属于主体功能或者从主体功能衍生出来的其他功能,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从属形态、衍生形态。如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要做好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指南,于是产生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理论体系、科学体系的需求,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系中就逐渐分化、衍生出以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生产为基本功能的形态。最初这种功能需求可能是自发的、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但经由主体的总结、

提炼、加工,将其逐渐转化为自觉的、系统的理论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形态正是在这种功能的衍生发展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人类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成果,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从前学科形态向学科形态的转变,使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不断分化基础上整合提升到新的层次。

(二)五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演化谱系

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功能及其转化的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形成了自身在历史演化进程中的谱系。这种历史演化谱系并非是线性直进式的,而是从自发到自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以一种递进叠加、螺旋发展的形式展开,是一个前后相接又彼此杂糅的复杂系谱。

从整体上看,五种形态之间是交替式、递进式、融合式发展关系,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甚至潮涌式发展的样态。五种形态存在着基本的历史递进关系,即前序形态是后序形态的前提与基础,后序形态出现后逐渐取代前序形态成为主导形态。但这种逐级递进又是以彼此之间并存、交替、融合为条件的,前序形态并非在后序形态出现后就完全消失了,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构成一个前后相因、交替发展、共生共融的发展螺旋。尤其是到第五种形态,更体现了对其他四种形态的高度综合与有机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专门化形态成为主导形态之后,并不意味着生活化形态就被完全取代而消失了,而是退居于次要地位继续发展。在专门化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化形态,也不是对专门化形态的替代,而是对专门化形态的进一步提升。专门化形态通过科学化形态、生活化形态进一步将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到社会化形态阶段。社会化形态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生活化形态的回归,是一种包含了专门化形态、科学化形态的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在社会化形态主导的阶段,专门化形态、科学化形态、生活化形态获得了持续发展、融合发展的条件与动力。而人本化形态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属性与根本目标上的实现形态,是经历了生活化、专门化、科学化、

社会化形态,并对这四种形态进行高度综合的结果。五种形态之间的演进关系,犹如大海的前浪与后浪,此消彼长、交替汇聚、互推互促,最终形成波澜壮阔的潮汐景观。

(三)五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空间谱系

五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不仅存在着历时态的演化谱系,而且存在着共时态的空间谱系。这里的空间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而是更加广义的政治空间。主要体现为中国与外国、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等更为宏观的空间。五种形态可能在现实空间中共时存在。比如当我们观察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时,生活化、专门化、科学化、社会化、人本化这些形态都可能同时存在。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就是一个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为生活化形态、以思政课教学为专门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研究为科学化形态、以“大思政课”为社会化形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的人本化形态,既各自彰显又难以分割,相互作用又彼此融合的体系。即使针对某一种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也可能在空间维度上存在着不同的样本。比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化形态中,既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教育”课程形态,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形态中,既有源自于西方学科范式的资本主义德育学,也有源自于社会主义国家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德育学,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化、人本化形态,但不能否认,它们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构成整个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链条、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现状的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其中仍然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吸收的合理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的分类研究,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形态考察,更不是陷入泥古不化的误区,而是以历史的视野和科学的方法,以在继承中创新、在多样中综合的态度,立足当代中国的实践,从历史与

世界的纵横比较与分析中,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去、现在、将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主流、主导。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塑造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就必须在历史的传承和世界的借鉴中,更加深刻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类型与谱系特征。

结语

多样性与多变性,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征。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存在发展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发展形态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能力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不断推进,展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类型上的丰富多样和迭代更新,这无疑增加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分类的难度。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例,从一种新的载体形态,到一种新的交互形态,再到一种新的运行形态,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乃至结构进行了重塑,在宣传思想工作、学校思政课教学、基层精神文明创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等诸领域推动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那么它能否单独构成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呢?从五种形态分类的标准观之,笔者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归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形态。网络不仅是数字媒介,更是一种社会性媒介,它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运行的范围与空间,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形态以新的工具要素、运行方式和教化功能。但这种形态的实现,是以对网络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专门化、科学化应用为前提的,它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技术主导教育,而是让技术赋能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实现向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形态的转化。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虽然力图从形态学标准与维度的探讨出发,在思想政治教育分类问题上作出

既大致遵循历史发展线索、又反映形态更迭的内在逻辑脉络,更突出形态发展的现实特征与未来趋势的理论分析,但并不意味着五种形态的类型划分就穷尽了思想政治教育诸形态的可能性,五种形态的谱系就能够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之间所有的复杂联系,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少疏漏之处,有待进一步修正与完善。

注释:

①转引自[俄]卡冈:《艺术形态学》,凌继尧、金亚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②该词为德语,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核心概念。参见[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24页。

④刘建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9期。

⑤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关键词》,《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10期。

⑥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⑦叶方兴:《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学术论坛》2019年第4期。

⑧沈壮海主编:《新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

⑨王建疆:《中国审美形态的划分标准和种类》,《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⑩郝立忠:《哲学形态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

⑫吴祖慈:《艺术形态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